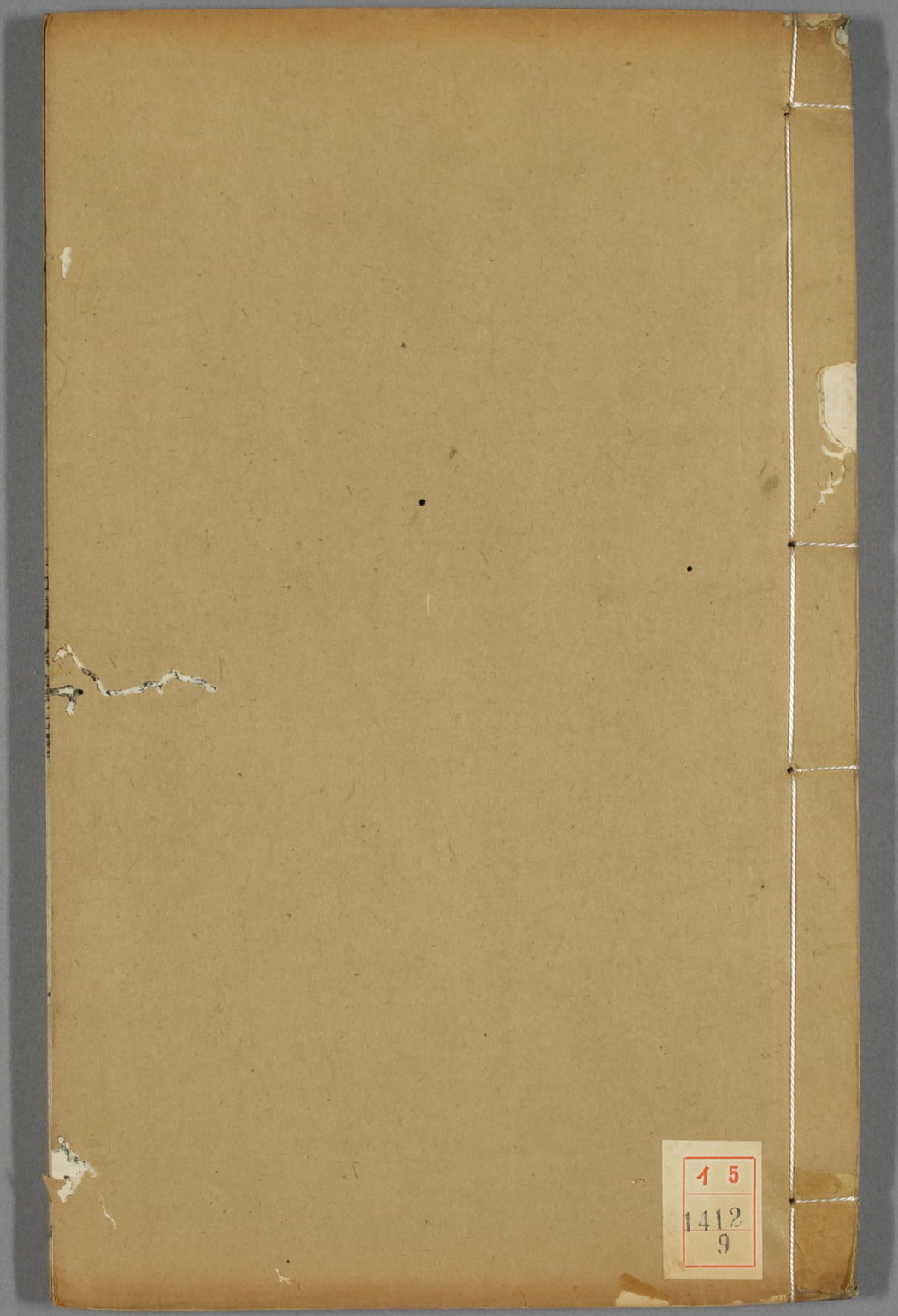
1 5
1412
9

門 イ5
號 1412
卷 9

餘冬序錄畢病卷之四十一　外篇第十六

郴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三代而下祭法弗備郊祀之禮惟我朝爲有常而郊禮之制亦惟我朝爲有體朱子說宋郊天帝其數有十漢時祀太乙即是帝而今又別祀太乙郊臺階級兩邊是踏過處中間自上排下都是神位更不通看夫宋一朝不能三曰郊太宗在位得五郊宋人頌德焉其祀典無稽壇所創置又草草乃爾金帛駢肩將以誰爲此則我祖宗禮制眞萬世之所當遵也

○郊壇天地之祀國初定制一如周禮冬至祀天於圓

早稲田大學圖書館
貯和 25.10.3
藏 朱

丘夏至祀地於方丘以仁祖配行之既久風雨不時天
多變異洪武十年
聖祖因覽群議獨斷于衷始定合祀之典即圜丘之舊
壇覆以屋名
大祀殿每歲正月擇日而行禮焉十二年始合祀大祀
殿仁祖配如前命官分獻日月星辰嶽鎮海瀆山川諸
神凡十四壇二十一年又增脩壇壝於大祀殿丹墀內
疊石為臺東西相向為日月星辰四壇左曰大明祀日右曰夜明祀月
次左曰星辰一壇次右曰星辰二壇以祀星辰按禮祭
於王宮祭日夜月祭月幽宗祭星祭義祭日於壇祭月
人又於內壝之外以次為壇二十亦東西相向為五嶽
上鎮四海四瀆風雲雷雨山川太歲天下神祇歷代帝
王諸壇日月星辰初有朝日夕月禜星之祭至是始罷歷代帝王及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月
將城隍諸神初俱春秋二祭至是亦停春祭惟每歲八月中旬擇日於山川壇及帝王廟祭之每歲正
之吉天子躬祀殿內群臣以命各獻二十四壇三十二
年以後大祀殿更奉
太祖高皇帝配享永樂十八年北京
天地壇成太祖配如前洪熙元年奉
太祖及太宗文皇帝並配其儀見諸司職掌大學士丘濬云虞
書肆類于上帝所謂類者紀舜受命初其祭告于神皆
類合于上帝不言后土者言天則地在其中猶中庸所
謂郊社之禮不及后土註謂其省文耳分祀天地之說
始見周禮大司樂雖曰必順陰陽因高下而各從其類

以求之庶得其神來享然皇天與后土對六經言天必及地孔子言郊必及社天地並祭蓋即文尋同率之義而昔之議者乃以為瀆一年之間夏在冬前若地先天祭豈非越次先食虞夏祀帝之禮與時今不經見惟周祭天用冬之日至蓋成周以建子月為正歲歲之首祀天而午以祀地是蓋一代之制後世因之可也義起亦可也類于上帝經有明言祀典之載於禮莫先於舜典舍周從虞抑何不可虞書之謂類者安知非當時所稱之祭名哉分祭之說地經典不載惟大司樂篇有之周禮又有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及典瑞四圭有邸以禮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社地旅四

望兩處分言天地然不言其地其時其言冬至夏至圜丘方丘亦惟於大司樂見之夫大宗伯職掌邦禮禮莫重於祭祀莫大於天地宗伯言禮止言昊天上帝而不及后土地祇乃至作器始言之豈非所行之禮則一而用以禮神之器則兩乎司服掌王服止有祀昊天服袞冕之文無有所謂祀后土服豈非合祭天地其神則兩而主祭則一人乎周禮先儒嘗謂其書非盡出周公司樂之言於樂律自相背戾不足信彼於論樂既如此禮又可深信耶詩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蘇軾北郊議援此為證朱子不然之朱謂此詩只說昊天不說地設使合祭亦須說及后土考之經典祭天曰郊而祭地

無其名虞書之類周禮之禋祀皆未嘗及后土豈獨此
詩哉春按祭法古人有舉其一而該二者舉重以見輕
言郊祀天則地在其中言社則稷在其中周書召誥戊
午乃社于新邑馬融註謂言社則稷在其中是也周禮
封人掌詔王之社壝（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州長祭祀州社（祭社稷也）
禮記擇元日命民社（社稷祭用申日）白虎通社者土地之神（王者
立親祭社稷）是皆言社則稷在其中也社稷而並言者不可
勝數是郊祀天地類也天地不可合祀然則社稷而不
同壇壝也可乎蘇軾氏曰舜之受禪自上帝六宗山川
群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武王克商柴上帝望山
川而獨畧地祇昊天有成命之詩郊祀天地終篇言天

而不及地祇以是知祀上帝則地祇在焉其言亦明辯
矣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
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
帝朱子云上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帝又
云爲壇而祭謂之天祭于屋下謂之帝郊者古禮而明
堂者周制周公以義起之也東漢正月上丁祠南郊（南郊
禮畢次北郊明堂高祖世祖廟謂之五供五供畢以次上陵事見蔡邕書東漢祠南北郊並在正月）郊祀
兩漢魏晉以來皆配以一祖至唐高宗始以高祖太宗
並配禹拱初又加高宗遂有三祖同配之禮至宋亦當
以三帝配後禮院上議以爲對越天地神無二主由是
止以太祖配金世宗始爲郊議配享之禮石琚奏宜從

古禮世宗曰唐宋以私親不合古不足爲法今止當以
太祖配我
聖祖合祀天地于南郊之一壇而加屋焉則是泰壇明
堂爲一制也
列聖相承皆以
太祖太宗並配是郊祀宗祀爲一體也其亦以義起之
者歟

○洪武八年十一月詔翰林院議

郊祀祭壇脫舄之禮學士樂韶鳳奏曰禮侍坐於長者
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而舉之屏於側注云
屨賤空則不敢陳於尊者之側長者在堂則脫於階下
長者在室則屨上堂而不著入室漢魏以後朝祭則跣
襪惟蕭何劒屨上殿宋南郊皇帝至南階脫舄升壇入
廟脫舄升殿太廟中凡有屨行者應皆跣襪唐禮至正
旦冬至群臣朝賀上公一人詣西階脫舄解劒升御坐
前跪賀降至西階佩劒納舄其燕會群臣應升殿者禮
同宋開寶通禮太廟是探饋食弁禘祫皇帝至東階下
解劒脫舄仁宗時正旦朝賀中書令門下侍郎脫劒舄
以次升殿又按神宗時宋敏求議朝儀太尉中書令門
下侍郎解劒脫舄以次升賀訖降階佩劒納舄今議於
郊祀廟享前期一日有司以席藉地設御幕於壇東南
門外及設執事官脫舄之次於壇門外西側祭日大駕

臨壇入幕次脫舄升壇其升壇執事導駕讚禮讀祝升分獻陪祭官皆脫舄於外以次升壇供事協律郎樂舞生依前跪禮就位祭畢降壇納舄從之

○洪武初太歲風雲雷雨及岳鎮海瀆山川城隍諸神俱合祀於城南諸神享祀之所未有壇專祀

太祖謂非敬神之道命禮官考古制以聞禮官奏太歲者十二辰之神按說文歲字從步從戊木星一歲行一次應十二辰而一周天若步[illegible]也自子至巳爲陽自午至亥爲陰所謂太歲十二神也陰陽家說又有十二月將十二日時所直之神若天乙天罡之類名不經見唐宋不載祀典元每有大興作祭太歲月將日直時直於太史院若風師雨師之祀則見於周官秦漢隋唐亦皆有祭天寶中增雷師於雨師之次因升風雨雷師爲中祀宋元因之（風雨雲雷均之爲有功於民也祀典有風雨而無雲雷然屈原九歌有雲中君則楚俗因祀雲神矣今黃冠師禱祈必禮雷神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者此類也夫宋元來有此祀矣）其岳鎮海瀆之祀虞舜以四仲月巡守祭四嶽東嶽曰泰山西嶽之所宗故又曰岱宗南嶽曰衡山西嶽曰華山北嶽曰恒山猶未言五嶽王制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四瀆始有五嶽之稱蓋以嵩山爲中嶽也周官小宗伯兆望於四郊鄭玄謂四望爲五嶽四鎮四瀆四瀆者江河淮濟四鎮者東曰沂山西曰吳山南曰會稽北曰醫巫閭討序曰巡守而祀四瀆河海則又有東西

南北四海之祭蓋天子望之事無所不通而嶽鎮海瀆在諸侯封內諸侯亦各以其方祀之秦兼封建嶽瀆領於祠官漢興因秦時諸侯或合五嶽皆在天子之邦宣于無預武帝時嶽瀆始有使者持節之禮而海始入祀魏晉以來帝時嶽瀆始有使者持節即其地立祠命有司致祭隋因之始為四鎮之祀又以東瀆霍山為中鎮嘉是有五鎮焉唐宋之制有命本界刺史縣令之祠有國郊祀望祭之祠又有遣使之祠元遣使祠嶽鎮海瀆分東西南北中為五道其山川之祀一遵舊典群神周頒曰懷柔百神周徧小宗伯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王制凡山川之中者其祭秩視伯子男劉向謂山川能生物出雲雨施潤澤品類次百數故視伯子男其在諸侯封內諸侯自祭之如焚祭雖漢晉祭惡池齊祭配林炭巳秦時通領於祠官由漢興次及宋元又有其餘紛紛浮沈不獨嶽瀆也

嶽者按爾雅五嶽四瀆東嶽泰山（泰山又嶽之宗天子祭天下名山嶽為衆山宗同）南嶽衡山（衡山又嶽之宗天子祭天下名山嶽為衆山宗同）中嶽嵩高（嵩高又嶽之宗天子祭天下名山嶽為衆山宗同）西嶽華山（華山又嶽之宗天子祭天下名山嶽為衆山宗同）北嶽恒山（恒山又嶽之宗天子祭天下名山嶽為衆山宗同）江（江出崏山）淮（淮出桐柏）河（河出崑崙）濟（濟出王屋）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漢興祠嶽瀆各因其方王制凡山川之中者其祭秩視伯子男劉向謂山川能生物出雲雨施潤澤品類次百數故視伯子男其在諸侯封內諸侯自祭之如焚祭雖漢晉祭惡池齊祭配林炭巳秦時通領於祠官由漢興次及宋元又有其餘紛紛浮沈不

嶽者按爾雅五嶽四瀆東嶽泰山（泰山又嶽之宗天子祭天下名山嶽為衆山宗同）南嶽衡山（衡山又嶽之宗天子祭天下名山嶽為衆山宗同）中嶽嵩高（嵩高又嶽之宗天子祭天下名山嶽為衆山宗同）西嶽華山（華山又嶽之宗天子祭天下名山嶽為衆山宗同）北嶽恒山（恒山又嶽之宗天子祭天下名山嶽為衆山宗同）江（江出崏山）淮（淮出桐柏）河（河出崑崙）濟（濟出王屋）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漢興祠嶽瀆各因其方王制凡山川之中者其祭秩視伯子男劉向謂山川能生物出雲雨施潤澤品類次百數故視伯子男其在諸侯封內諸侯自祭之如焚祭雖漢晉祭惡池齊祭配林炭巳秦時通領於祠官由漢興次及宋元又有其餘紛紛浮沈不

晴欣然比典宜所望於元也我胡之制王與登同城隍之祀莫詳其始先儒謂既有社矣不應復有城隍唐李陽冰縉雲城隍記謂祀典無之惟吳越有爾然成都城隍祠太和中李德裕所建張說有祭城隍文杜牧有祭黃州城隍文則不獨吳越爲然又蕪湖城隍建於吳赤烏二年高齊慕容燕梁武陵王祀城隍神皆書於史又不獨唐而已宋以來其祀徧天下或賜額廟或頒封爵或遷就博會各指一人以爲神之姓名如鎮江慶元寧國太平華亭蕪湖等郡邑皆以爲紀信隆興贛袁江吉建昌臨江南康皆以爲灌嬰是也張說祭荊州城隍文曰致和產物助天育人張九齡祭洪州城隍文曰城隍是保甿庶是依則前代

崇祀之意有在吳澄江州城隍廟記云城隍郡縣之土神也土神之祭有社又有城隍何也社兼祭五土而城隍專祭城隍也夫祭典莫重於天地然天尊而地親尊者惟一人得祀親者人人得祭也故有天下者祭地於北郊又祭之於社有國者祭於社而已大夫及士庶人所居之里置社其祭土神以報地二也而地有廣狹之不同王社大社天下之土神也侯社國社一國之土神也里社者一里之土神國立社而家立中霤中霤者一家之土神也蜡以祭四方百物雖隄水之防豬水之庸咸得與祭古人於報地之禮周旦悉也如是地之險山川丘陵而孝邦設都必依險以爲固或因山與丘陵以爲城中地則累土築城以擬山之險或因川以爲隍澤地則掘土浚隍以擬川之險曰城曰隍其名肇於古史之造字其用著於周易之繫文所由來遠矣而禮經因典無祭城隍之文儒者謂山林川澤立陵墳衍原隰則城隍固在其中然予竊有疑焉防與水庸尚於祭社之外有專祭城隍以杆寇敵以保人民其功豈出於防與水庸之下而獨不專報其功乎今郡縣各有城隍祠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其若此類也夫夫土神尚祭於壇墠而城隍祭於廟予嘗求其義矣蓋祭必有配社以句龍氏而爵尊德尊齒尊之人往往沒而得祭於里社俗稱土地神是也里人或爲

之立廟城隍之廟於亦以棲配食者之靈誠以祀天之禮唯宗城之禮因神之壇而配以人續亦內之祀天
山祭城隍神於甘之配食之廟則明堂之祀帝二爾江州城隍山川自然之險要勢之神他郡莫論食之人
祖傳爲漢丞相灌嬰神吉高帝大年從[illegible]盛城郎今江州地則從之配以隍也宜義謂他郎以隍皆侯
配食豈以侯者[illegible]豫章州郡而爲[illegible]今國家開創之初嘗以[illegible]太歲風雲雷
雨嶽鎮海瀆及天下山川都城隍天下城隍皆祀於城
南享祀之所既非專祀又屋而不壇非禮所宜唐制以
立春後壬日祭風師於城東立夏後申日祭雨雷於城
東南以今觀之天地生物動之以風潤之以雨發之以
雷陰陽之機本一氣使然而各以時別祭甚失享祭本
意至於海嶽之神其氣亦流通暢達何有限隔今宜以
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及山川城隍諸地祇合爲一

壇春秋專祀
上於是遂建山川壇於
天地壇之西正殿祀太歲風雲雷雨五嶽五鎮四海四
瀆幷鍾山之神東西廡分祀京畿山川四季月將及都
城隍之神以驚蟄秋分日祀太歲諸神以清明霜降日
祀嶽鎮海瀆諸神元年二年皆然
上親祀三年始遣官春共用驚蟄後三日秋用秋分後
三日至日清晨
上服皮弁服御奉天殿降香中嚴陞御座以待祭畢嚴
官回奏解嚴還宮七年以孟春郊祀時諸神已預祭壇
內矣始定以仲秋祭社稷後擇日祭之十年令祭山川

諸神

上親行中七壇禮餘壇以功臣分祭今京師山川壇建於永樂中位置陳設一准南京舊制惟正殿鍾山右添祀天壽山之神二山初不出禮官議而與焉者蓋二都主山且陵園託焉故也

○國初肇祀太歲禮官雜議因及陰陽家說十二月將十二時所值之神名目謂非經見唐宋不載祀典惟元每有大興作祭太歲月將日直時值於太史院

太祖乃定祭太歲于山川壇之正殿而以春夏秋冬四月將分祀兩廡春按禮祭法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太歲實統四時而月將四時之候寒暑行焉古人有時與寒暑之祭今祭太歲月將則固時與寒暑之神也載諸祀典孰謂非經見耶

○金世宗時議郊祀或言前代都長安及汴洛以太華等山列為五嶽今既都燕當別議五嶽名太常寺僚取嵩高疏周都酆鎬以吳嶽為西嶽鄉范洪以為非是議畧曰軒轅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以此言之未嘗據所都而改嶽祀也後遂不改弘治初兵部尚書馬文升建言今京師既定於燕則恒山不當為北嶽而醫巫閭之為鎮亦不在北宜下禮部議擬改易尚書耿裕欲從會官議侍郎倪岳不可遂止然未嘗考及范洪之所言者以折之也禮官當守禮法官當守

法若漢張釋之能守法矣雖然亦在其上聽否何如爾
不聽有去而已
○太社太稷國初異壇同壝祭太社以后土勾龍氏配
祭太稷以后稷氏配每祭先詣太社及配位壇前獻畢
方行太稷及配位前禮洪武元年
太祖命省臣議於社稷上創屋以備風雨翰林學士陶
安奏禮天下太社必受風雨霜露以達天地之氣若亡
國之社則屋之不受天陽也今於壇創屋非宜若祭而
遇風雨則於齋宮望祭從之後三年於壇北建祭殿五
間又北建拜殿五間以備風雨祭祀十年又用禮部議
改建于午門外之右共為一壇合祭焉壇上層方五丈

天子方五丈諸侯半之二層方五丈三尺高五丈四出陛用五色
土隨方築之太社土五色而冒以黃先時社主用石高五尺闊二
尺上微尖立社壇上半埋土中近南向北稷不用主按
社之主古人樹以木後世易用石蓋唐以來始然然周
禮有軍社主車鄭玄註謂軍社之主以石為之則亦非
無所本也至是埋石主於社稷壇之正中微露尖于外
壝垣四面開靈星門垣之色亦就方色飾之臨祭奉太
社神牌居東太稷神牌居西俱北面奉
仁祖神牌配神西向龍勾龍后稷配位自奠帛至終獻
皆同時行禮三十二年後更奉
太祖配神木樂中北京社稷壇成位置一依南制洪熙

後奉
太祖太宗同配祭用春秋仲月上戊日前代從郊特牲用甲而今用戊從召誥戊土之氣也因土氣以祭土神其義爲是戊又天日星也

禮郊特牲曰社祭日用甲用甲日之始也外傳曰等之也天有十日甲爲首也周公卜洛建王都戊午社于新邑自此始用戊日左傳蔡墨曰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漢郊祀志載漢興以夏禹配食社后稷配食稷唐六典載唐祭太社以后土氏配祭太稷以后稷氏配家語孔子曰古之平水土及播植百穀者衆矣惟句龍兼食於社而棄爲稷易代奉之無敢益者明不與等也周書作雒曰設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農星先王皆與食漢書郊祀志曰高祖時或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子於是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常歲祀以牢國朝享祀先農躬籍田之禮自洪武八年始蓋於是祀后稷也

餘冬序録卷四十一

餘冬序録摘余卷之四十二　外篇第十七

郴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禮祖有功而宗有德稱祖宗者廟皆不毀漢元帝時匡衡貢禹嘗議定毀先帝親盡之廟高帝為太祖孝文為太宗孝武為世宗孝宣為中宗廟皆不毀其餘惠景以下皆毀五年而殷祭則及諸毀廟非殷祭則祖宗而已蔡邕獨斷載東都廟制西廟五主高文武宣四稱祖宗廟皆不毀元帝不待親宗當毀光武復天下屬第於元帝為子以元帝為禰廟故列於祖宗後嗣因承遂不毀也東廟七主光武帝為世祖明帝為顯宗章帝為肅宗和帝

爲穆宗安帝爲恭宗順帝爲敬宗桓帝爲威宗廟皆不
毀殤沖質三少帝未踰年而崩皆不入廟以陵寢爲廟
獨斷此言蓋出於靈帝時按後漢書獻帝時嘗省去孝
和以下廟號之稱宗者以遵先典亦蔡邕之所議也元
帝廟之不毀自明帝來失議之故和帝以下既省稱宗
即以次當毀然自獻帝上泝和帝猶在四親廟列故當
時未議毀也三代廟制兩漢諸儒已經講明如此而後
世廟號一槩稱宗稱宗之廟不免從毀至所謂殷祭古
之禘祫者尤紛紛焉可慨也已

○宗廟之制象人君之居前制廟以象朝後制寢廟以
藏主列昭穆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漢蔡邕獨斷所
言如此蓋古制也今太廟主藏於寢而歲時於廟止設
衣冠以祀不知國初儒者之議何據西漢諸帝高帝以
下各立廟元帝時用匡衡等議高帝爲太祖孝文爲太
宗孝武爲世宗孝宣爲中宗祖宗廟皆世世奉祠其餘
惠景已下皆毀五年而稱殷祭則及諸毀廟非殷祭則
祖宗而已漢猶近古所謂三昭三穆之爲親廟者制已
不備東漢光武再受命廟稱世祖孝明臨崩遺詔毋起
寢廟藏主於世祖廟孝章不敢違是後遵承藏主於世
祖廟皆如孝明之禮而園陵皆自起寢廟禮天子七廟
祖有功宗有德廟非有功德者不稱祖宗廟稱宗者與
祖皆百世不毀後世共爲一廟廟不必有德者皆稱宗

而曰宗者亦在親盡而毀之列此其失自東漢始
○洪武元年命中書省及翰林院祇定宗廟時享之禮
學士陶安等奏按禮古者禴祀蒸嘗四時之祭三祭皆
合享于祖宗祭于冬廟惟春爲然自漢而下廟皆同堂
異室則又四時皆合祭矣今四廟爲享亦宜倣近制合
祭于第一廟庶適禮之中無煩瀆也
上命春特祭餘三時合祭有司請製太廟祭器
上曰今之不可爲古猶古之不能爲今禮順人情可以
義起所貴斟酌得宜必有損益近世泥古好用古籩豆
之屬以祭其先生既不用之似亦無謂孔子曰事死如
事生事亡如事存其製宗廟器御皆如事生之儀

○洪武七年監察御史答祿與權言古之有天下者既
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
而以始祖配之故曰禘禘者大也王者之大祭也周祭
太王爲始祖推本后稷以爲自出之帝今
皇上受命已七年而禘祭未舉宜令群臣參酌古今而
行之以成一代之典事下禮部太常寺翰林院議以爲
虞夏商周四代世系明白其始所從出可得而推故禘
禮可行自漢唐以來世系無考莫能明其始祖所自出
當時所論不過祫已祧之主序昭穆而祭之乃古人之
大祫非禘也宋神宗嘗曰禘者所以審始祖之所出是
則莫知始祖之所自出禘禮不可行也今國家既已追

尊四廟而始祖之所自出者未有所考則於禘祭之禮
以難遽行
上是其議春按昔梁武帝用謝廣議三年一禘五年一
祫謂之大祭禘祭以夏祫祭以冬聶從義謂梁武乃受
命之君裁追尊四廟而行禘祫則知祭者是追養之道
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首時祭以仲月間
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禮之經也非關宗廟備與未備也
周顯德中亦嘗用其議矣然不足為聖朝告也
○孔子家語太廟有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
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
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

乃止去壇為鬼李文問朱子太廟堂室之制朱子曰古
制不可曉禮說堂後一架為室蓋甚窄不知周家三十
以上神主位次相通如何行禮則是未辨乎此去祧去
壇去墠之說也家語所載見禮記王制祭法朱子嘗謂
王制與祭法不同以周制言之王制為是按祭法大夫
立三廟二壇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
無廟有禱專為壇祭之與王制所謂一昭一穆與太祖
之廟而三者不相入家語皇考廟有一壇考廟月祭王
考廟皇考廟為始祖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為
壇祭之去壇為鬼以禮意推之家語為是朱子謂古者
各有始祖廟以藏祧主是本於此而今解禮者乃曰大

夫三廟有廟而無上其當遷者亦無可遷之廟春不祫
其何所見也家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
其廟皆不毀也不毀者公羊子之所謂貴始也貴始德
之本也始封必爲祖則所謂皆不毀者大夫之祖皆在
其中而四世之後所祭於壇墠者其所遷遷之主明矣

○太廟國初配享親王十五位王有妃者六位共二十
一位下祭等八王妃國初蓋失記南昌王妃王氏附葬
鳳陽皇陵而配享亦無王氏位不知何也（靖江文文正
文正南昌王子也）

○皇陵舊儀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至日俱
用大牢遣官致祭洪武八年用翰林學士樂鳳韶等奏

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夏二至日用大牢其
伏臘社每月朔望日則用特羊祠祭署官行禮如節與
朔望伏臘社同日則用節禮

○洪武二年禮部尚書崔亮請定
仁祖陵號既得又請下太常行祭告禮太常博士孫吾
與以爲山陵之制莫備於漢凡人主即位之明年將作
即營陵地以天下貢賦三分之一入山陵如漢文帝起
霸陵欲以北山石爲槨時文帝尚在尊位豈有陵號祭
告之禮乎又唐太宗昭陵之號定於葬長孫皇后時武
后合葬乾陵其號定於高宗初葬之日其時帝后之禮決無有也蓋廟號與陵號
初未有兩號其於祭告之

不同廟號是易大行之號不祭告不可故必上冊謚以告之神明若陵之有號則後之嗣王所以識別先陵而已故歷代皆不以告今英陵加號亮欲行祭告臣竊以爲非宜亮曰加上陵號尊歸先世考之典禮如漢光武加上朱陵曰昌宋太宗加上高祖陵曰欽曾祖陵曰康祖陵曰定考陵曰安蓋創業之君尊其祖考則亦尊崇其陵既尊其陵亦必以告禮緣人情加先帝陵號而不以告先帝者非人情也臣以爲告之是於是廷議皆是亮遂命俟陵碑石成遣太常行祭告禮

○洪武元年學士陶安等奏古者天子五冕祭天地宗廟社稷諸神各有所用請製之

上以五冕禮太繁今祭天地宗廟則服衮冕社稷等祀則服通天冠絳紗袍餘不用

○金程輝傳大定二十三年輝參知政事舊廟祭用牛世宗晚年欲以他牲易之輝奏曰凡祭用牛者以牲之最重故號大牢語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古禮不可廢也按魏子平傳子平參知政事在大定初世宗問宰臣曰祭宗廟用牛牛盡力稼穡有功於人殺之何如子平對曰惟天地宗廟用之所以異大祀之禮也然則世宗欲用他牲之意不獨於晚年矣

○洪武二年九月乙巳詔以司中司命司民司祿及壽

星五神爲中祀命翰林院撰祝文司中曰惟皇上帝降
衷于民神實司之均其稟性予統臨天下之初肇脩祀
事重念兵興以來損傷者衆神其體天之命多產淳良
以厚天下之俗司命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惟神正直
司其善惡云云同前神其順天之令賞善罰惡使下民
知所勸戒司民曰上帝好生育此下民億兆之數神實
司之云云神其布天之德正直是與司祿曰天生五穀
以養下人惟人之祿神實司之云云神其奉天之道俾
余年穀豐登生人咸遂壽星曰天有賞罰神實司之惟
神正直良善者必增以壽兇暴者必減其筭故上帝任
之歷代之所崇祀惟神鑒察以體上天之命蓋壽星舊

曾有祀餘四司肇祀於此尋廢按周禮大宗伯以槱燎
祀司中司命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
鄭玄注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司民軒轅角司祿
文昌第六星或曰下能也宋人兆司中司命司祿於南
郊祠以立秋後亥日以司民從司中司命司祿之位則
是四星者前代亦未嘗無祭也
○風雲雷雨山川社稷城隍之神天下司府州縣春秋
二仲之所通祀祀社稷用上戊其神牌府稱府社之神
府稷之神州若縣稱州若縣同祀風雲雷雨之神用望
日其牌云云其左爲山川某府州縣曰某府若某州縣
境內山川之神其右爲城隍曰某府若某州縣城隍之

神若嶽鎮海瀆國初定擬應祭去處所在官司又於仲
月上旬擇日致祭洪武二十三年
上詔禮臣考定王國應祭封內諸神而諭之曰王國有
嶽鎮海瀆即以嶽為正次海次鎮次風雲雷雨之神於
是禮部為圖以進遂頒行之東海則燕齊皆祭東嶽東
鎮齊魯皆祭西海秦蜀皆祭晉祭北海此又古諸侯各
以其方而祀之通義也
○南軒張先生曰今州縣祭社當築一大壇於山下望
山而祭今立殿宇已為不經塑為人像又配之以夫婦
褻瀆甚矣以是觀之宋祭社稷嘗有屋矣若設壇為主
以祭以報以祈我朝得禮之正無踰焉

○范文甫嘗問程伊川到官三日例謁廟伊川曰正如
社稷先聖又如古先賢哲謁之又問城隍如何曰城隍
不與土地之神社稷而已張南軒治桂林毀淫祠諸生
日從游雅歌堂後見土地祠依城隍令毀之曰此祠不
經況自有城隍在問既有社莫不須城隍否曰城隍亦
贅也然載在祀典今州郡社稷最正陸游云唐以來郡
縣皆祭城隍今世尤謹守令謁見儀在他神祠上社稷
雖尊特以令式從事至祈禳報賽獨城隍而已禮不必
皆出於古求之義而得揆之心而安者皆可舉也我朝
洪武元年詔封天下城隍神在應天府者以帝在開封
臨濠太平府和滁二州者以王在凡府州縣者以公以

侯以佑三年詔定徽鎮海瀆俱依山水本稱城隍神亦
皆改題本主曰某處城隍之神四年特勅郡邑里社各
設無祀鬼神壇以城隍神主祭鑒察善惡未幾復降儀
注新官赴任必先謁神與誓期在陰陽表裏以安下民
蓋凡祝祭之文儀禮之詳悉出
上意於是城隍神之重於天下蔑以加矣
○五祀之禮洪武二年禮部尚書崔亮奏周官天子五
祀曰門曰戶人之所出曰中霤人之所居曰竈曰井人
之所養故杜佑曰天子諸侯必立五祀所以報德也今
擬依周官五祀止於歲終臘享通祭於廟門外
上用其議歲暮享大廟時五祀並列廟西廡下東向大

無禮經春按明年不復祀之云足上谷臨終時語外家
之祀必是止於上谷之身伊川母卒必廢此禮今學者
習聞朱語而不考程集有以四時家祭前一日祭其外
家爲伊川禮者殊爲失之
○周禮冢人之官凡祭於墓爲尸祭墓之禮周公已立
之而先儒多持古不墓祭之說舜禹南巡崩不返葬禹
非不敬其君啓非不孝其親時享在廟貌矣漢明帝上
陵未嘗聞禹啓有此舉也夫骨肉歸於土其魂氣無不
之也則祭宜有廟神主在廟而墓以藏體魄也則墓果
不可祭乎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父母之所植猶致
敬焉先人體魄之所藏因宜有怵惕于中者張敬夫謂

止當詣墓省哭設祭后土於墓左晦菴謂若祭於墓是以僞事其先也夫孝子享親在誠而已誠在墓所而親不吾享是其魂氣獨不復之其藏體魄地也何哉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孔子葬泗上子貢廬於塚三年魯世世以歲時祠孔子冢自周秦以來未有非之者矣且後世子孫祭墓非有移於廟祭也其居固有去其先人之墓而遠者苟爲不祭信宿之餘飲食之際其能以自安邪

○朱晦菴持古不墓祭之說以爲神主在廟而墓所藏形體也祭惡乎饗是以僞事其先也今觀其集有歸新安祭墓之文猶是漢唐間人過家上冢事也

○唐王珪通貴漸久不營私廟四時猶祭於寢爲有司所彈文皇優容之特置廟於永樂坊吏部尚書韋陟以家人伐墓栢亦爲有司所彈坐不相教貶官宋宣和間侍郎馮熙載坐不省墳墓言者論而黜之熙載與宰相王黼不協事雖有爲然其罪固不可辭也

郴　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孔子廟祀漢晉及隋或號先師或稱先聖宣尼宣父不一越公稱至唐玄宗始謚爲文宣王而至聖之號加於宋眞宗大成之號增於元成宗國初未有改也弘治初有議尊孔子以帝號者言者所見不一或謂宋眞宗未加謚前嘗詔禮臣定議爲帝太常李清臣曰周室稱王階臣不當爲帝其事遂止清臣之言豈無可易者哉孔子大聖有位無位非所損益而道則配乎天地功則賢於堯舜後世尊崇惟知其爲萬世帝王之師何與于周異

代陪臣其何嫌疑之有而李清臣徒以其位言之必如所云公亦不可稱矣清臣得罪聖門至今人心不能無筆誅之忿或乃又謂周天子稱王孔子周人也而稱王是即尊以天子矣不當再改稱帝夫帝王皆古天子之稱誠非有差級然自秦漢以來天子稱皇帝而分封其臣下有功者及宗支爲王迄今然也聖朝之制既以王卑於帝則在當時所以尊崇孔子者又何必泥于周之所謂王者而曰此周天子之稱哉大聖無所假於位至尊極徽之號非在天之靈所有望於後世而尊崇之典則不容不隨代而致隆也元之入主中國知尊孔子矣然夷德腥膻聖人弗受大成之云采於孟子非無本出於元制即當棄孔子以帝王之道教萬世獲大行於聖朝

列聖以帝王之道治天下益有徵於孔子國朝孔廟享祀循舊樂用六佾

憲宗皇帝用祭酒周洪謨言益而爲八百代之下誰敢易焉正德初年春嘗以此議言之於朝梅福勉其君所謂不滅之名者也

○孔廟弟子配享隋以前惟顏子一人東漢時雖嘗祀七十二弟子不出閭里唐開元中追贈十哲及七十子爵號天下自是始並從祀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索隱曰家語亦有七十七人史記

有公伯寮奏冉鄭單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懸亶
當此三人之數然今世傳家語止得七十五人史記所
有鄭國申黨顏何家語不載而載薛邦申績又史記之
所無者杜佑通典載開元贈典自史記七十七人外又
有蘧瑗林放陳亢申棖琴牢琴張六人宋祥符大觀中
加封從祀除去琴牢餘並因之懸亶今家語作懸亶字
子象禮記檀弓篇縣子疑即其人而祀典今不及焉家
語薛邦字子徒申績字子周與史記載鄭國申黨同字
此則邦即國也績即黨也與琴牢琴張自是一人而傳
者之訛爾論語釋文申棖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績
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績字周今史記以棠為黨

以績為績其為訛寫無疑後漢王政云有羔羊之絜無
申棠之欲是以棖為棠也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棖
今圖有黨無棖是以黨為棖也唐宋加封申黨申棖俱
列從祀一人而為二人薛邦之為鄭國姓氏猶頗相遠
二申猶二琴也不祀薛邦而二申復並祀焉不已瀆乎
國之大事在祀孔廟從祀祀事之大者又況其親炙之
人而可瀆之春嘗同欲尊孔子帝號事上言乞於今日
補贈懸亶爵號列諸從祀而削除所重祀者著于令式
以改正數百年之缺繆若公伯寮乃季氏之黨非孔子
弟子蘧伯玉孔子之所嚴事不當在弟子列宋儒嘗辭
其誤春秋常有私議謂不當祀而重祀之矣則不容一

日而不正者弟子姓氏之可信莫可信於家語執家語以定封祀豈復有前失哉

○儒先從祀孔廟起居太宗朝唐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代用其書垂於國胄故于太學祀之卜子夏自聖門高第此不假論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有傳經之功非後世可擬若高堂生而下一十八人其所述作不越掇輯篇章訓詁文義而已而俱在侑食之席蓋當時之所取者在是故漢有醇儒如董仲舒而不及焉子書儒家有公孫尼子者漢志以為七十子之弟子隋志以為孔子弟子史記云樂記公孫尼子次撰李善文選註載沈約云樂記取公孫尼子馬總意林引劉瓛曰緇衣公孫尼子所作也公孫尼子蓋不啻公穀比而親受業於孔子之門人其言可補六藝之文非有功於聖經者邪唐宋後來封爵俱不及者失之於不詳考耳公孫尼子見於信史諸書灼灼如此樂記緇衣之出其手無疑於此復疑將以誰信哉戴聖之徒其相去也遠矣忽立言之人弗祀而祀諸傳錄訓解其言之人事理不倒置乎然則公孫尼子在今日右文之朝不可以不祀也或曰唐宋時已失議而今驟舉之殆非所宜春間有其舉之莫敢廢之語矣未聞缺典之不可舉也董仲舒至我太祖高皇帝朝初封從祀

英宗皇帝朝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吳澄之祀旋舉焉

祖宗於漢宋儒者且拳拳如此則懸亶公孫厄子之封
祀行於今日開幽發潛以詔天下後世豈非
聖朝一盛事哉
○揚雄宋元豐間從祀孔子廟庭洪武二十八年行人
司副楊砥言廟庭諸賢以有功名教得祀雄臣事賊莽
宜在弗取而董仲舒之賢顧不與焉殊爲乖舛
上納其言始命去雄祀仲舒按元史至順間已曾以仲
舒從祀孔子
○洪武二年遣官祭昭烈武成王儀同釋奠十九年禮
部奏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用武舉仍祀太公建昭烈
武成王廟

上曰太公周臣封諸侯若以王祀之則與周天子並加
之非號爲不享也至於建武學用武舉是岐文武爲二
途自輕天下無全才矣三代之上士之學者文武兼備
故措之於用無所不宜豈謂文武異科各求專習者乎
即以太公之鷹揚而授丹書仲山之賦政而式古訓召
虎之經營而陳文德豈比於後世武學專講韜畧不事
經訓專習干戈不聞俎豆拘於一藝之偏之陋哉今欲
循舊用武舉立廟學其無謂也太公之祀止宜從祀帝
王廟遂命去王號罷其舊廟及後承平日久天下軍衛
子弟多習儒業延至邊徼亦或設學建官以教之其在
京師勳戚之胄襲爵及被選尚主者亦學于國子監至

于各衛幼官與子弟未襲職者資多可教於是正統初
兩京並建武學因復武成之廟官設教授訓導品秩俸
廩如京府儒學之制奏定條格儲養訓習以備任用其
子弟有志科目者亦許應試天順間乃復設武舉成化
弘治以來間一舉行然但取騎射及答策大畧而已正
德初始依文舉三年一次於辰戌丑未年文舉畢日開
科入試欽命試官進呈爲錄揭榜於兵部錫宴於中府
禮儀始隆法制始備嗚呼飾武爲文則既盛矣
○廟祭享之地祠本祭名作室立祀制不得稱廟者曰
祠是以祠擬廟也按周禮祠春享也說者曰品物少文
詞多之謂祠又求福曰禱得求曰祠古者諸侯有國大

夫有家皆得立廟致尊但敬宗之誠降及後世將相大
臣得立家廟而因陋就簡之日久類多得爲而不爲至
於庶人勢有不得爲者朱文公有惕於此創祠堂之制
使上下皆可行之其意嘉矣今其書雖存而知尊其制
者無幾何也官非將相大臣而已列於士之上者於祭
祀祖宗吾之所當自盡者其何以自諉乎唐王珪通貴
漸久不營私廟四時猶祭於寢爲有司所彈文皇優容
之特置廟於永樂坊今蓋無有以是爲彈者矣宋敏求
言秘府有唐孟詵家祭儀孫氏仲饗儀數種大抵以士
人家用薦享享祀類几筵乃是四祭其四仲吉祭當用
平面氊條屏風而已

○鄴侯家傳德宗時李晟將建家廟准令二品以上祀四廟有名封者祀五廟五品以上祀三廟三品以上不須兼爵李泌以爲四廟非古已禮有降殺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古制也上許立五室但祀四代空始祖室待後五代孫既祧諸主以晟爲始祖不祧之室可也焉遂言郭尚父亦只立四廟泌曰李晟克復功非子儀可比上於是許立五廟而空其室五廟之立自李晟始

○唐制二品官許祭四廟三品祭三廟五品祭二廟適士亦許祭二廟禮適士立二廟庶人祭於寢祝禰古者廟連於家家主之喪則殯於西堦之上鄉人難孔子朝服立於阼階又曰喪不慮居爲無廟也則知居不違廟典禮昭然李涪謂近代顯居上位率多祭寢亦嘗發問皆曰官品未宜有位至將相者奏請之詞則曰臣官階並及三品準令合立私廟是不知舊制妄有論奏廟貌申敬用展孝思豈於霜露之情合俟朝廷之命原其奏請蓋因立廟不在其家別於坊選吉地乃爲府縣申奏或有官居顯重慎慮是宜營構之初亦自須聞奏耳王珪通貴漸久不營私廟四時猶祭於寢爲有司所彈文皇優容之特置廟於永樂坊今世公卿大夫積習安常若舉唐人之議議之吾見其可議者多矣

○節祠張南軒謂黷而不敬朱子答南軒書云今之俗節古所無有故古人雖不祭而情亦自安今人既以此

爲重至於是日必具殽羞相晏樂而其節物亦各有宜故世俗之情至於是日不能不思其祖考而復以其物享之雖非禮之正然亦人情之不能已者但不當專用此而廢四時之祭耳夫三王制禮因革不同皆合乎風氣之宜而不違乎義理之正正使聖人復起其於今日之義亦必有處矣愚意時祭之外各因鄉俗之舊以其所尚之時所用之物奉以大槃陳於廟中而以告朔之禮奠焉則庶合乎隆殺之節而盡乎委曲之情可行於久遠至於元日履端之祭禮亦無文今亦只用此例時祭用分至則冬至二祭相仍亦近煩瀆改用卜日之制尤見聽命於神不敢自專之意

○俗節之祭非古禮然漢唐以來士庶不能廢朱子謂韓魏公處得好謂之節祠殺於正祭遂依而行之其門人記朔旦家廟用酒菓望旦用茶重午中元九日之類皆名俗節大祭時每位用四味請出木主俗節小祭只就家廟止二味朔旦及俗節酒止一上斟一盃晦菴所謂依韓公而行之者大畧其此類歟南軒張敬夫廢俗節之祭晦菴問於端午能不食粽乎重陽能不飲茱萸酒乎不祭而自享於汝安乎陳淳問行時祭則俗節如何曰某家且兩存之問莫簡於時祭否曰是要得不行須是自家亦不飲酒始得此晦菴不敢死其親之心也他日淳問先生除夜有祭否曰無祭春惟今人家歲除必

宗族咸來宴會或當暑妻子上壽爲樂其鄰里親識亦
頗有餽獻之儀而祖先乃寂寂焉其必亦爲能自安乎
淳嘗記先生休婺源舊俗歲首二十六日烹豕一祭家
先就中堂二鼓行禮次日召諸生餕焉又記先生以歲
前二十六日夜祭先生云是家間從來如此則臘菴於
歲除無祭除夜豈得獨不飲酒不爲樂哉殆以前此已
嘗有祭故耳我國朝太廟歲除行祫祀禮今士庶家固
不應無除夜祭也

○伊川集上谷郡君行狀郡君得疾未卒前一日謂伊
川曰今日是百五爲我祀父母明年不復祀矣蓋菴嘗
舉以告門人以明年作明日謂伊川亦曾祀其外家歟

常寺官行禮自永樂以來五祀於四孟及季夏始又各
有分祭戶用孟春宮內祭竈孟夏光祿寺祭中霤季夏
土旺後戊日奉天門外文樓前西向祭門孟秋午門前
祭井孟冬宮內祭竈皆內官行禮

○程氏遺書五祀非先王之典皆後世巫祝之言報則
遺其重者并人所重行宁廟也其功幾何朱子語錄五
祀行是道路之神伊川云是宁廟未必然門是門神戶
是戶神與中霤竈是五古聖人爲之祭祀亦必有其神
或問五祀祭行之義曰行堂塗也古人無廊屋只於堂
階下取兩條路五祀雖分四時然出則燭祭行及出門
又有一祭作而小山於門前京夠置之山上祭畢部就

山邊喫却推車從兩山間過蓋取跋履山川之義或問
五祀伊川疑不祭井古人恐是同井曰然
○祭法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
戶或立竈呂伯恭云諸儒論祀行多不同今兼用庶士
之禮以竈代行門設酒饌於門內左樞之前竈設酒饌
於竈前遣子弟一人行禮國初禮部尚書崔亮議五祀
謂群臣則四品以上祀中霤門竈三神五品以下祀門
竈二神當時並著爲令今官宦家無復有知此故事者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朱子謂
門人記聖人祭祀之誠意而又引聖人之言以明之所
謂如不祭者聖人蓋有甚不得已甚不能安者矣丘公

仲深衍義補言當祭而或有疾病不得已之事而使他
人攝行其事所攝之人必須氣類相通職掌所係然後
可以使之內祭當用親屬外祭當用禮官不然恐無感
格之理因舉洪武十四年
聖祖更定府州縣祭祀山川等神通以文職長官行禮
守禦武臣不與之事請朝廷遇有遣官攝祭亦準此制
而以禮官行事庶合周官大宗伯王不與則攝位之義
其言有見今
太廟太社皆國家大祀制當親祭或不免遣官
太廟遣駙馬都尉可也近又循次遣及公侯
太社不遣禮官而例遣公侯駙馬是但用其官爵之尊

崇者耳

○洪武中申議武臣不與祭祀禮部言官有職掌禮貴誠一古之刑官尚不使與祭而況兵又爲刑之大者乎不令武官與祭所以嚴事神之道而達幽明之交也或曰武官刑官不與祭但不專奠獻而陪祭固未嘗不在位也若刑人乃不可入祭壇者古者祭必屏刑人今制陪祭官刑喪等項有禁大祀地內臣避之以其人經刑形體不全故也而四孟季五祀之祭乃用內臣行事國家每有興作俱命內官監內臣致祭不知刀鉅之餘何以交神明掌兵刑官尚嫌不使與祭而親經刑者主祭焉豈非又不可之大者乎

餘冬序錄卷四十二

餘冬序錄圉且卷之四十四　外篇第十九

郴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史記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群公皆懼惟太公強之太公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蓍不踰人矣夫湯武之師應天順人事非得已理必無敵何有乎蓍龜而爲不吉之疑哉唐世民以諸臣勸除建成元吉命卜之幕僚張公謹自外來取龜投地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卜而不吉庸得已乎世民意乃決以武王之十臣非乏公謹其人而見不出此或曰六韜之書後人所作史記又採用六韜好事者妄矜太公非實事也

○太公六韜凡文武反復問難無非由姦詐以傾覆人國如言養其亂臣以迷之近美女淫聲以惑之親其所愛以分其威賂其左右以得其性豈知道者所爲

○讖緯之書多矯孔子而爲之言讖書謂孔子預知秦始皇上我堂事按始皇未嘗至魯水心葉氏謂家語左傳禮記皆近聖人之世而所載皆不能知其言後世若荀卿司馬遷揚雄亦皆不足以知聖人之言莊周玩聖人之言最甚者彼讖緯書誰當望其更知聖人之言哉

○子產誅鄧析孔子家語中曾及之按列子書鄧析鄭人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之政子產誅之蓋其爲人如此呂氏春秋洧水大有富人溺死有人得富者屍請贖而求金甚多富人黨以告鄧析曰但安之必無買此者得屍者患其不贖又告鄧析曰但安之必無人更賣吾然後知析之辭說所謂兩可者此類是也君子在位宜乎其必誅而無貫矣

○孔子家語如孔衍言則壁藏之餘實孔安國爲之而而王肅代安國序未始及焉不知何謂此書源委流傳肅序詳矣愚考漢書藝文志載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也唐書志藝文有王肅注家語十卷然則師古所謂今之家語者歟班史所志大都劉向較錄已定之書肅序稱四十四篇乃先聖二十二世孫猛之所傳者肅闢鄭氏學猛嘗學于肅肅從猛得此書遂

行於世然則肅之所注家語也非安國之所撰次及向之所較者明矣虞舜南風之時玄注樂記云其辭未聞今家語有之焉昭謂王肅增加（蓋取諸孫）非鄭玄所見其言豈無據耶肅之誇異於玄蓋每如此既於曾子問篇不錄又言諸弟子所稱引皆不取而胡爲贅此此有爲云耳肅之注愚不獲見而見其序今世相傳家語殆非肅本非師古所謂今之所有者安國本世遠不復可得今於何取正哉司馬貞與師古同代人也貞作史記索隱引及家語今本或有或無有亦不同愚有以知其非肅之全書矣今家語勝國王廣謀所注本也注庸陋荒昧無所發明何足與語於述作家而其本使正文漏畧

復不滿人意可恨哉今本而不同於唐未必非廣謀之妄庸有所刪除而致然也史記傳顏何字冉索隱曰家語字稱仁山金氏考七十二子姓氏以顏何不載於家語論語仲弓問子桑伯子朱子注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張存中取說苑中語爲證顏何暨伯子事廣謀本所無者蓋金張二人所見已是今本以此而推此書同事異辭滅原存末亂于人乎不啻在漢而已安國及向之舊至肅凡幾變而今重亂而失眞矣今於何取正而愚重爲之注不亦廣謀之比乎嗟夫先民有言見稱聖人聖有遺訓誰其弗循書莫古於三代古莫聖於孔子吾夫子之言如雷霆之洞人耳如日月之荅人目六經

外孝經論語後幸存此書柰之何使其汶汶而可也此書肅謂其煩而不要大儒者朱子亦曰雜而不純然實自夫子本旨固當時書也而吾又何可忽焉而莫之重耶論語出聖門高第記錄正實而切事者顏曰死顏路請子之車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柩以家語所記歲年子淵死時信魚蓋無恙也或疑論語爲設事之辭論語且有不可信者矣吾又何得於此書之不可信者而并疑其餘之可信者哉學者就其所見而求其論於至當之地斯善學者之益也春也謹即他書有明著家語云云而今本缺畧者以補綴之今本不少概見則不知舊本爲在何篇而不敢以入焉分四十四篇爲八卷他書所記事同語異者箋其下而一二愚得附焉（大戴禮內與此互詳畧者不箋春於彼又有專注故也）其不敢以入者仍別錄之并春秋戰國秦漢間文字載有孔子語者錄爲家語外集存之私塾以竢博雅君子或得肅舊本而是正焉是豈獨春之幸哉

○家語史記並載孔子云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而家語云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史記則云子羽狀貌甚惡其徵於孔子之言言同而意則反矣後漢禰衡傳或問衡荀文若趙稚長如何衡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其意以荀但有貌趙健啖肉也夫文若面可借弔喪必其枯瘁令人見之易爲

哀耳世說荀令君一慟甚動人是也而衡傳云荀有儀容與畧曰彧爲人偉美潘昜爲彧碑文稱其瓌姿奇表何哉貌之美惡見於外不可掩者而記載不同如此則夫陰德隱匿城府町畦於胸懷者孰能盡測之而傳之於後世者孰謂其可盡信耶

○漢王充名其所著曰論衡充所爲取於衡者以其平也春觀充論古今事物釋同異別嫌疑博而辯矣范曄氏稱其閉門潛思絕慶吊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而後成此用心亦良苦矣然其事是非謬於聖人而輕重之間多失其實無乃於衡有未平乎衡之得平權與物相亭也充之衡無乃徒知益物於右而莫爲之權於左者乎余於是鈞石作焉以附之衡隨充所舉之物進卻之測重輕而平是歸庶幾斯衡不詭於古之銓制而可無誤於今日雖然鈞石爲權已重亦惟其物之大且多者乃用之耳雀五燕六時有飛而易集之處吾何屑屑以較計爲哉（九章算法五雀六燕飛集於衡衡適平一雀一燕飛而易處則雀主而燕輕也）

○王充論衡或謂蔡邕入吳始得之秘玩以爲談助又云邕嘗誦之或搜求至隱處捉取將去邕曰惟我與爾共之勿廣也此言之行識者往往以爲伯喈庇病夫邕識雖陋於述作家不在充下充之二十萬言積稔竭氣辯乎其不足辯疑乎其不足疑於大者槩無闡明而小者徒嘵嘵焉不足聽也而伯喈顧資於彼而又欲擅之

以自私邪傳言王粲嘗請邕邕謂客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家書籍文章當盡與之邕有書僅萬卷末年載數車與粲夫邕用心如此寧當有此事邪余少嘗不滿論衡爲書一編譏其衡決名鈞石既而失夫無纂本不復追錄蓋仲壬此書詞蕪見稚人所易知千鈞之弩不足爲渠發矣因附記於此

○論衡問孔無狀之甚春於尊孔錄句辯而字析之矣其曰古人之才人人之才也今謂之英傑古以爲聖神使當世有孔子之師則世學者皆顏閔之徒使無孔子則七十子今之儒生也又何待孔門之淺也他日稱夫子之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而謂孔子之文在董仲舒仲舒既死在周長生又曰劉子政父子揚子雲桓君山其猶文武周公並出一時也陽成子長作樂經揚子雲作太玄經非庶幾之才不能孔子作春秋二子作兩經所謂卓爾蹈孔子文跡鴻茂參貳聖人之才者也何充之淺古人而待時人又何厚也充蓋漢儒坎埳中一蛙耳所見固宜

○物勢論曰天地不故生人天地氣合人偶自生猶夫婦氣合子則自生也夫婦氣合非當時欲得生子情欲動而合合而生子且夫婦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生人於天地猶魚之於淵蟣虱之於人因氣而生積類相產萬物生天地之間一也充之立言如此自不

肖者聞之於報本返始之情薄矣而可爲訓乎孔衍傳曹操嫌忌融令路粹枉奏融前與禰衡跌蕩放言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衣意實爲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爲譬如寄物甁中出則離矣書奏下獄棄市充之論與粹之誣融若無以異也君子於言可苟焉而已乎

○蘇州近刻趙曄吳越春秋乃元進士徐天祜所注本也是書大較據左氏內外傳國語越絕書諸家所見吳越事附會而成之首尾衡決多矣如載夫差之立子胥諫闔閭曰欲立太子者莫大乎波之子闔閭太子波病死又以夫差爲闔閭之子子員聘之越謂越王曰子胥正言以忠君直行以爲國其身死而不聽是以是時子胥死矣子員復命於吳六去之晉而返嘗吳然後伐齊子員使吳越之諫載在伐齊之日其死在勝齊後子員使越時子胥實未死豈非其收之者雜敘其覺其舛歟聊書其後以補徐注之缺

○班史稱實訛所著述五十八篇春求之今新書而竊疑其書篇目之非實也謂嘗欲改正朔易服色定制度興禮樂草具其儀法尚黃數用五爲官名更奏之今新書畧不見焉益足徵孟堅之所謂五十八篇者散

多矣文帝時匈奴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皆爲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史掇著于傳其大畧云云數之云非一時所陳然痛哭者一流涕者二長太息者六之云該貫始末又似一疏何也疏中兩著流涕語迺只匈奴一事耳長太息語凡三見而止新書無蓄篇有可爲流涕語等齊及銅布篇俱有可爲長太息語而本傳弗以入（無蓄鑄錢銅布三篇漢書載之食貨志）保傅及審取舍篇事各異語俱不著長太息若階級篇所有長太息語自爲責大臣發而傳並列一疏中孟堅於此豈互有去取邪朱子嘗言誼學雜而文字雄豪可喜治安策有不成段落處新書特是一雜記藁耳誼蓋漢初儒者不免戰國縱橫之習其著述未嘗自擇期以垂世而天年蚤終傳之所掇已未盡然亂于他人者何足爲據誼之才實通達國體言語之妙後儒良不易及此論篤君子所以雖或病其本根而終不能不取其枝葉也正德甲戌九月吉春按行洛陽往拜太傅祠因太傅書郡齋刻本謬甚公暇從而正之編次之意頗悉于其前矣或問文帝好文之主誼不大用將非運也絳灌東陽世稱長者而亦有毀誼事邪史固云文帝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帝議以誼任公卿之位而短於衆口則矯矯年少寔取之今觀其建白間所謂非愚則諛所謂猶爲國有人乎亡具甚矣大臣恠而不

知怪俗吏不知大體盡斥在廷之臣既以爲進言之不
臧又以爲獻計之無識至其自許則曰何不一令臣得
孰數之於前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又曰
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其不遜如此欲衆毋怨得乎陳
平見遇高祖時絳侯灌嬰等咸讒平今於誼奚卹而信
其長者無毀誼事邪假令誼不死仕孝景世處盡錯之
間忌興謗集身且弗保今日之事爲庸臣所害如史氏
言誠未爲不遇也春茲因復序其書
○事勢舊四卷自過秦二篇外極蹈駁憂諸侯者雜匈
奴論吏民者冒夷狄甚而一篇之事上下臆絕宗首在
數寧前時變在俗激後之類眞誼書之謂倒植者讀之

使人懣然今按明年不復祀之云是上谷臨終時家業就以
之祀必是止於上谷之身伊川毋卒必廢此禮今學者
習聞朱語而不考程集有以四時家祭前一日祭其外
家爲伊川禮者殊爲失之
又周禮冢人之官凡祭於墓爲尸祭墓之禮周公已立
之而先儒多持古不墓祭之說舜禹南巡崩不返葬禹
非不敬其君啓非不孝其親時享在廟貌矣漢明帝上
陵未嘗聞禹啓有此舉也夫骨肉歸於土其魂氣無不
之也則祭宜有廟神主在廟而墓以藏體魄也則墓果
不可祭乎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父母之所植猶致
敬焉先人體魄之所藏固宜有怵惕于中者張敬夫謂

止當詣墓省哭設祭后土於墓左晦菴謂若祭於墓是
○僞事其先也夫孝子享親在誠而已誠在墓所而親
不吾享是其魂氣獨不復之其藏體魄地也何哉子路
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
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孔子葬泗上子貢廬於
塚三年魯世世以歲時祠孔子冢自周秦以來未有非
之者矣且後世子孫祭墓非有移於廟祭也其居固有
去其先人之墓而遠者苟爲不祭信宿之餘飲食之際
其能以自安邪
○朱晦菴持古不墓祭之說以爲神主在廟而墓所藏
邪湘賦祭惡平饗是以僞事其先也今觀其集考無之

王應麟玉海載是書卷帙篇章數名次第與世本並同
然則是十卷者其來已久紊亂棄遺之罪非必近時人
也春於是既加編次爲九卷而以弔湘等賦附于後賦
見漢書楚辭者三篇見古文苑者二篇文苑所載疑非
全文又不知是其七篇數內物否今茲會稽尚缺其二
舊載小傳又附于後爲第十卷終焉
○賈太傅書春嘗謂其散軼多矣今之所存篇目非復
其初五十八篇之舊矣隋志有賈子錄不知新書外更
錄何語宋人造太平御覽時凡經採集書一千六百九
十餘種而太傅書具三種焉鄙嗙之篇又不知是太傅
何物語也此帙鄉爲脩整頗就緒顧字句舛訛處不敢

輙改任私臆及問諸人問竟無佳本可是正者豈春所
遇皆蔡中郎輩邪近聞太史河南崔子鍾氏手較文籍
最多太傅書與焉而春未獲見也茲割餘廩刻之冀諸
博雅君子與子鍾聞之有以示我不使木徒災也
○北齊邢子才有書甚多而不甚讎校嘗曰天下書至
死讀不可徧焉能復較此且誤書思之更是一適春惟
今書五經已不能無疑誤秦漢來書如賈生本誤者何
限三豕字存猶得爲後之讀者已亥形似之證古人缺
文不欲容易輙補緝也然則予於此仍其誤以俟世如
邢子才者思之以自適不亦可乎若謂天下書不可徧
讀讀者不復再而遂爲濟河焚舟之計誤亦何用乎較

亦無用乎思焉爾矣噫春於此有感焉
○班史載劉向稱賈誼通達國體伊管未能遠過今觀
其著述采掇于傳中者其論甚美蓋信乎其然也荀悅
作申鑒范史亦稱悅通見政體掇其篇首數百言見之
其傳且謂其所爲漢紀論辯多美今仲豫書具在也然
則仲豫亦長沙之流亞乎誼言當方興有道之朝雖爲
庸臣所害而不害其畧施行矣悅言適當盡無用之世
有如昔人切於世事者乎上雖善之奚益悅辟曹操府
與從弟彧北海孔融同侍講中禁獻替間莫能直遂融
彧前後死賊手勢益孤是書之作如之何其敢及也於
戲正色抗情者生不足樂文舉之被戮無羨仲豫之生

功申運改者死抱餘恨仲豫之幸存未必不如文若之死士有經世志畧孰不願得所天而事之顧所遭何如所自爲處何如耳悅於所遭與誼異所自處異乎融暨或矣吳郡黃君勉之爲申鑒註其貢有所感如跋君注者之所云乎悅是書視賈誼新書大抵相類皆欲以經世者太傅五十八篇春嘗手加編次訂正至訛誤處不敢不闕其疑是五篇者宋充袤刻寘江西漕臺時已云其簡編脫繆字畫差舛君茲所註得微其本歟君有功仲豫多矣幸併春所疑於太傅書者補其闕焉亦二子者身後之一遭也

○陶潛集蕭統陽休之輩或題陶淵明或題陶潛隋志作陶潛集唐志作陶泉明集以泉易淵唐爲神堯諱爾自趙宋來傳本題陶淵明集春惡其斥賢者名也從馬端臨經籍考稱靖節集云集分卷數目諸家不同已具載附錄世傳李公煥本當是宋丞相所記江左舊書所謂最倫貫者春今考諸家移卷六賦二篇併入卷五移卷五五柳先生傳孟府君傳同卷七傳贊爲卷六史述九章移桃源記前加卷八與子儼等疏上爲卷七四八目舊自甄表狀杜喬以下分之爲卷九卷十今中分自鄧禹以下爲卷八卷九減舊一卷而誄傳序錄記跋諸爲陶作洎先輩論議及陶有不可附篇注下者錄次末簡用足十卷之數是雖少有更置而倫貫依類充覺得宜謹

記于此以備考焉

○陶公自三代而下爲第一流人物其詩文自兩漢以還爲第一等作家惟其胸次高故其言語妙而後世慕彼風流未嘗不欽厥制作欽厥制作未嘗不尚論其人之爲伯夷爲黔婁爲靈均子房孔明也其詩舊有注者宋則湯伯紀元則詹若麟輩而今不見其有傳者傳而刻者則元李公煥本而不見其能爲述作家也是故春重爲整比之舟中無事記憶凡聞於先輩者以附益之所謂欽厥制作而論其人之語班班乎蓋畧備矣無俟余序爲也是故識之止此

○吳郡吳仁傑斗南爲靖節年譜張演季長辯證之又雜記晉賢論靖節語陳氏書錄謂此蜀本也卷末有陽休之宋序序錄私記又有治平三年思悅題稱永嘉不知何人春搜思悅曾季貍詩話載是虎丘寺僧治平中曾編淵明集其吳年譜張辯正并雜記今不見其書

○陶淵明四八目後記云書籍所載及故老所傳善惡聞於世者蓋盡於此矣漢稱田叔孟舒等十人及田橫兩客魯二儒史並失其名大操行之難而姓名翳然所以撫卷長歎不能已已者也靖節達士亦有意身後名乎春惟古人行事見簡冊間或但言其爵與邑里而不能舉其姓或舉其姓而不及其名或舉其姓名而不詳其出處行事爲何許人者多不可勝數季札之所見張

溫之所遇彼自耻以名告趙孟之桑中伍胥之江上又有噤不肯相語者外黃之兒彭城之老往往避逅失之孟獻之亥三人秦庭之諫者二十七人之類不免名與死埋漢而下如南公董公吳公韓生鄧先輩豈不皆可惜哉嗚呼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誠君子也而名有稱不稱焉者是亦有命焉君子知強爲善而已矣

○昭明太子統作陶淵明傳云淵明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而繼之云公田悉令吏種秫妻子固請種秔是時淵明家累既不自隨胡爲乎有妻子種秔之請小兒語不相副黑雲壓城甲光向日正可發一笑耳紀事乃若此後人何所信耶

餘冬序錄卷四十四

餘冬序錄厲相卷之四十五　外篇第二十五

郴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司馬子長報任安書云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因舉西伯而下季布諸公罪至罔加不能引決之事以自比而又自曰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於不得已者乎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班孟堅曰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春讀其所著史記稱季布可謂壯士至被極刑爲人奴而不死曰彼必自負其材故

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爲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其言與書正同太史以自謂耳其志亦可悲矣其文采垂耀千古則有不啻償前日之辱而已者柳宗元作伊尹五就桀薦而蘇子瞻非之謂宗元意欲以此自解其從王叔文之罪也宗元非其人矣

○北史邢子才傳云邵率情簡素內行脩謹又云與婦甚踈未嘗內宿而崔㥄傳載㥄寵妾馮氏長且妓朝士邢子才等多姦之吾不知邵之內行脩謹何在其未嘗內宿何爲者耶就㥄傳論之㥄家閨之穢乃爾其得罪文襄也以女屬陳元康以求救既得兗州復攜馮氏之部爲馮厭蠱受納狼藉被劾俱付廷尉聚麀致競竟死獄中如傳所載豈勝天下戮笑而亦稱其一門婚嫁皆衣冠美族吉凶儀範爲當時所稱此又何爲者耶史氏雌黃背戾之言貞可令人扼腕

○宋羊玄保何尚之並雅好棊而吳郡褚胤冠絕當時胤父與臧質同逆胤應從誅尚之請曰胤奕棊之妙超古冠今魏讐犯令以才獲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與其微命使異術不絕不許時人痛惜之宋書之言如此夫棊之爲術於世事關何輕重人而能此不過匹夫之一藝何才足比逆黨從誅罪非一人而尚之特以胤之棊而乞宥焉古人寧有此例世祖之不許是也夫刑

賞治世之大法也使世祖因基而誘法其何以示天下哉尚之身爲近臣不求法之平以否以諍于君而欲行其胸懷之私壞朝廷之法以啓人君僻好之弊罪有在矣胤之死也史謂時人痛惜之何時之人之盡無識也

○梁朱雀門災天示譴也梁主謂群臣此門制卑狹我始欲構遂遭天火並相顧未有答何敬容獨曰此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史臣稱其時以爲名對何哉蕭氏之褻天甚矣而敬容敢此面諛尚足賞耶梁王瑩初爲武帝相國左長史及踐阼封建城縣公時有猛獸入郭上意不悅以問群臣群臣莫對瑩在御筵答曰昔后夔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陛下膺籙御圖虎象來格帝大悅史氏亦載當時衆咸服焉可異哉前史載此類非一各爲誇諝之辭足以見紀事者之無識也

○新唐書進表謂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論者謂爲文記事主於辭達繁簡非所計新唐書之病正在此然東萊先生爲諸生節唐書云字欲少而事欲多乃節史之繩墨何也節史法固不同也

○朱子言通鑑提綱例凡逆臣之死皆書曰死至狄仁傑則甚疑之李氏之復雖出於仁傑然畢竟是死於周之大臣不得已隨入死例書云某年月日狄仁傑死按今綱目書司空梁文惠公狄仁傑卒未嘗用提綱例也考異謂此誤書謚按仁傑仕周爲內史卒贈文昌右相

謚文惠睿宗時始贈司空玄宗時追封梁公今不書文昌右相而書司空梁公明狄之爲唐臣也反正之代有以易狄謚者綱目必不書文惠矣書司空梁文惠公扶仁傑卒蓋變例也

○晦菴與劉子澄書言女戒其言有未備及鄙淺處伯恭亦嘗病之間嘗欲別集古語如小學之狀爲數篇其目曰正靜曰卑弱曰孝愛曰和睦曰勤謹曰儉質曰寬惠曰講學班氏書可取者亦刪取之如正靜篇即如杜子美秉心忡忡防身如律之語亦可入凡守身事夫之事皆是也和睦謂宜其家人寬惠謂逮下無嫉妬凡鄉下之事病倦不能檢閱幸更爲詳此目有無漏落耳既補之而輯成一書亦一事也向見所編家訓其中似已該備只就彼采擇更益以經史子集中事以經爲先不必太多精擇而審取之尤佳今案劉清之傳子澄未嘗成此書也

○江端禮嘗病柳子厚非國語而作非非國語東坡見之曰久有意爲此書不謂君走之也元虞槃讀子厚非國語曰國語誠可非而柳說亦非也於是著非非國語槃不知端禮有書故耶今人亦止知非非國語爲槃作而端禮之先之弗知也槃事具元史端禮則王應麟紀聞所載宜世有弗甚考者二書春未之見非非之語寧知不復有可非者乎得二書者當自有辯

○鄴侯家傳即泌之子繁所作而每事直書泌名不少諱心何安乎子思中庸嘗字其祖矣仲尼之言爲天下訓子思述以訓天下而公之天下後世云耳後之人何可例也繁之書曰家傳矣子若孫而名其父祖豈不悖哉宋人家王遺事先公談錄等書稱先王先公之云得之矣

○韓退之答陳商書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此事退之特設以爲譬耳然齊王之云亦有所自韓非子齊宣王使人吹竽有三百人南郭先生不知竽而濫於三百人中以食其祿宣王死文王即位一一聽之先生乃逃去或云韓昭侯田岩使一一聽之乃知其濫也退之所撰蓋脫胎於此韓非子之所云者其足據爲實事乎齊宣王好竽或有之南郭先生之云安知其非烏有先生亡是公也六抵春秋戰國秦漢間諸子所稱引前事不經見而出好事之口類此者多矣類此而無害於紀載者正足以資談噱其害理與事者自可不信而後之不曉事者據爲實事每立議而爭論焉與癡人說夢何異

○秦少游自言小時讀書有強記之力而常廢於不勤

及長聰明衰耗有勤苦之勞而常廢於善忘因讀齊史見孫搴答邢詞云我有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心善其說因取經傳子史事之可爲文用者得若干條爲若干卷題曰精騎集云朱子與呂東萊書近見建陽印一小冊名精騎云出於賢者之手不知是否此書流傳恐誤後生輩讀書愈不成片段也雖是學文恐亦當就全篇中考其節目關鍵又諸家之格轍不同左右采獲文勢及戾亦恐不能完粹耳東萊集無答書俞成叢說云東萊嘗教學者作文之法先看精騎次看春秋權衡自然筆力雄健格致老成每每出入頭地按精騎朱子嘗非之矣東萊之所名者其亦取諸孫搴所云而效之

少游者歟而晦菴不言及少游已有此集何也此集以呂爲之既無足取少游之書可知矣

○朱子編八朝名臣言行錄版刻建寧呂伯恭以書問云或傳吾丈所編定果否蓋其間頗多合考訂商量處若信然則續次往求教或出於他人則雜錄行於世者固多有所不暇辯也伯恭後又與汪端明書論此書其間當考訂處頗多近亦往問元晦未報前輩言論風旨日遠記錄雜說後出者往往失真此恐不得不爲之整頓也又與汪書云言行錄或因繙閱遇有訂正處口授侍傍者抄出似不爲煩而於後學甚有益某少暇亦當試據所聞見考求續當請教近亦因書嘗語元晦得報

亦甚欲得討論也朱語録云涑水記聞呂家子弟力辯以爲非温公書蓋其中有記呂玄靖如殺郭后等數事某嘗見范太史之孫某説親收得温公手寫藁本安得謂非温公書某編八朝言行録呂伯恭兄弟亦來辯爲子孫者只得分雪然必欲天下之從已則不能也春於是知呂書所以不足於未此書者意有有矣殺郭后事今言行録載孔道輔名下木人言行之懿見諸家記述甚夥而又有粹編之者朱子名臣録外趙善璙自警等編各著類目可勸可戒非他雜説可比而李元綱厚德一録名義尤爲切至第採撥聖復事無適從乃不若善璙尼而有序之然書也厚德録所載如司馬涑水記聞

寇萊公在鎮嘗因生日建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爲人所奏上怒謂王太尉旦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太尉對曰準誠能臣無如騃何上意解曰然遂不問王定國近録寇忠愍知永興軍誕日排設如聖節儀晚衣黄道服簪花走馬承受奏準有叛心真宗示執政曰寇準反耶范文正熟視笑曰準許大年紀尚騃耳可劄與準知上意解乃一事也魏泰東軒筆記范文正少嘗與一術者遊術者病篤告文正曰吾善煉水銀爲白金吾兒幼不足付今當付子即以方與所成白金封識納文正懷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絶後十餘年文正爲諫官術者之子長乃呼而告之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識宛然孫

公談圃范文正少學於府庠有同舍生病亟囑文正曰吾平生有一術遊遠方未嘗窮乏今以遺子因授藥一裹方書小策文正不得已留之後二十年得其子還之封記如故乃亦一事也蘇子由龍川別志慶曆中刼盜張海横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支喻軍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海悅徑去事聞富鄭公欲誅仲約以正法范文正公欲宥之爭於上前富公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不能守使民醵錢遺之法當誅不誅郡縣無復肯守者矣范公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反賂之此法所誅也高郵無兵無械事有可恕賊之非法意仁宗釋然從之既而富

公愠曰人方舉法而沮之何以整衆范公密告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柰何欲輕壞之而導人主以殺戮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保後富公出按河北還及國門不許入夜遶床歎曰范六丈聖人也王彥輔慶史慶曆中淮南有王倫者嘯聚其黨頗擾郡縣承平日久守令或有棄城而出者事定朝廷議功罪富鄭公請棄城論如法范文正公以爲不可今淮南郡縣徒有名耳其城壁非如邊塞雖責城守遂得減死論既退富公謂文正曰六丈欲作佛耶范公曰主上富於春秋吾輩輔導當以德若使人主輕於殺人則吾輩亦不得容矣鄭公歎服乃亦一事也既取諸彼又采諸此而先

後錯書無復義例曩楊文貞公士奇因觀自警編欲錄漢唐以下史冊內事凡類是者以爲一書而竟弗暇爲春於此不能無意焉少暇當成之爾姑識簡末以俟旦告諸吾同志者

○齊王儉自以博學多識過陸澄澄曰僕少小來無事唯以讀書爲業其年已倍今君少便鞅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諳然所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寧等盛自商畧澄待儉討畢然後談所遺漏百千條皆儉所未睹儉乃敬服儉在尚書省出巾箱杌案新飾令學士隸事多者與之人各得一兩物澄後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並奪物將去梁劉峻博極群書武帝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時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乃加其賞賚曾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呼問峻峻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峻撰類苑成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材徧畧以高之竟不用史稱武帝招文學之士有高才者多被進用峻不能隨時浮沉而乃如此又沈約侍武帝宴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因問栗事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約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咸謂爲宜帝終不用約之以疾卒實懼帝積前失之怒也約撰四聲譜自謂入神而帝雅不好之亦安知其非忌心也約嘗造劉

顯於坐策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三[illegible]聞之擊席喜曰劉郎子可謂差人雖吾家平原諸張君武王粲謁蔡伯喈必無此對武帝除顯國子博士時有沙門訟田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辯徧問莫知顯曰貞字文爲與上人帝因忌其能出之魏使李諧至而歎曰梁德衰矣善人國之紀也而出之無乃不可乎邵思野說云江南徐鍇因奉命撰文與其兄鉉論猫兒事鉉取筆書之不過二十事鍇曰未也適已憶七十餘事鉉曰楚金大能記明旦又云夜來復得數事兄撫掌而已楊萬里揮麈錄云宋宣和中蔡居安提舉秘書省夏日會館職于道山食瓜居安令坐客徵瓜事各疏所憶每一條食一片坐客不敢盡言居安所徵爲優欲畢校書郎董彥遠連徵數事皆所未聞悉有依據坐客咸歎伏之識者謂彥遠必不能安後數日果補外陶宗儀輟耕錄載元呂徽之與陳剛中論驢事剛中得二十事徽之得三十事剛中竭矣徽之曰仍有某事出某書某事出某書凡四十餘事剛中遂敬服之古人如子產者所謂博物洽聞其但用於此而已邪此而爲用亦閒費筆舌而已吾恐非古人之所貴也況欲以此矜炫重取妬忌於世乎澄於王儉輩儉賢猶不失是士夫鍇談於家庭徽之遇其故人在平生未遇時故無不可然亦只是閒說話往復爾何益若如梁武官長如居安好尚

之偏已不足貴忌惡相形遂至不能忘於造次心事乃
爾量度又何責焉昔者曹操合字之署楊脩有人一口
之答自常情論操當深喜乃反致其見疑蕭衍暨劉顯
事與老瞞同蓋人性特不可知有如此魏使之言或所
以善顯者有在若爲此事吾未見其足稱善人之爲國
之紀也雖然今有博洽如前數人者乎以斯人而目今
之編類其不滿處多矣春因近刻錦繡萬花谷集事淵
海等書在案追憶前數人事牽連及之以告諸同志者

○洪武二年二月詔脩元史

上謂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元雖亡國事
當記載況史紀成敗示勸戒不可廢也乃詔中書左丞
相宣國公李善長爲監脩前起居注宋濂漳州通判王
禕爲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等十六人同爲纂
脩開局天界寺取元經世大典諸書以資參考諸儒至
上諭之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行事見於當時是非公
於後世故一代之興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載之元主中
國殆將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簡畧與民休息時號
小康然昧於先王之道酣溺胡虜之俗制度疏闊禮樂
無聞至其繼世嗣君荒淫權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顛
危雖間有賢智之臣言不見信信不見用天下遂至土
崩然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其
言行亦多可稱者今命爾等脩纂以備一代之史務直

述其事毋溢美毋隱惡庶合公論以垂鑒戒七月詔遣
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等處采訪故元元統及至正事
跡增脩元史時諸儒脩元史將成詔先成者上進闕者
俟續采補三年二月詔續脩元史時歐陽佑等采摭故
元元統以後事實還朝仍命宋濂等總裁儒士趙壎等
十四人同纂脩七月續脩元史成計五十有三卷紀十
志五表二列傳二十六凡前書未備悉補完之通二百
一十二卷翰林學士宋濂率諸儒以進詔刊行之授儒
士張宣等官趙壎朱右朱世濂乞還田里許之史氏成
書蓋未有速於此者矣歐陽佑等采訪元統及至正間
事跡如今存葛氏庚申外紀之類恐亦有所未見也

○國朝

太祖高皇帝實錄永樂初命曹國公李景隆暨翰林學
士解縉等後命戶部尚書夏原吉等凡經脩進一次解
縉表內開一百八十三卷計一百六十五冊以元年六
月十五日進夏元吉表內開二百五十七卷計二百五
十冊又寶訓十五卷計十五冊以十六年五月一日進
解表今載
皇明文衡夏表刻其家集可考也夏表乃是約解表語
爲之者其云頒脩史之詔在嗣位之初爰纂成書實由
聖斷謂事貴直而文貴簡理必明而義必彰乃勅命乎
儒臣重編刪於歲月所以見再脩者此數言爾實錄既

出再脩而名文衡之人乃載其初進之表殆有深意
○律聖人制刑刑官以用法之書也律不明則上之仁
義隱而滋下之弊低昂其手一惟吏羅辜者之手足無
措矣故律
皇祖有命百司官吏不可不讀讀斯求以明之誰謂明
習律法非吾儒事哉我
皇祖欽定律條大抵承用晉唐舊文文深而旨奧士大
夫乍讀或有所不逮而況於諸吏胥故大學士丘文莊
公濬嘗言律須儒臣通法意者爲之解釋必使人人易
曉不待思索考究而自悉則愚民各知所守奸吏不得
容情賣法春籍感其言欲取疏義等作從通法意者相

討論弗果就日來湞得巡按陳侍御原習所刻以資刑
官書相示而未及爲之序乃因原習所刻者廣編爲恤
刑書十二卷配脩過備荒書統名曰體民存錄錄成序
之原習已代去至今未有以答原習也乃得見九峯胡
侍御貴陽所刻律集解爲之躍然凡可以資刑官用法
之書蓋於是乎備而深者睹奧者露原習之所屬自茲
無用乎余言使丘公有知於地下當爲此書撫掌爲斯
民幸而九峯自序顧曰以資遐陬吏胥傳寫講讀之便
此豈獨爲一方三尺告而已邪
○司馬公爲稽古錄朱子稱其可備講筵夫事莫貴於
稽古言無大於論治若進言而無要備無進也司馬公

嘗告其君仁宗脩心治國之要及英宗時進歷年圖遂載之後序神宗即位又以上聞且自謂平生學力所得盡在於是其進稽古録時指陳治要蓋有在矣侍御顧君在我

孝宗敬皇帝朝進其所著稽古治要要有十目目有總論一篇簡典故凡十幾則而論斷其下特蒙

嘉論留備觀覽弘治末年召見大臣訪求政理聖德之隆遠儔虞夏孰謂非君此書二卷中所以裨助海岳者乎此書援經證史融古適今大參廟猷詳及工度真爲治之要哉君之子吏部主事出以視春因得披其詳焉重感司馬公事與是類爲跋于後而歸之

○家之有訓何也問過庭者謂君子爲遠其子而不教子之答至以責善爲諱噫孔子不云愛之能勿勞乎爲有所以勞之孟子云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其養之必有道矣孔孟豈故遠其子而欲人毋自教者教誨爾子教之以義方教之忠古之制不能廢焉家之有訓非私言也歷代名家教子篇牘見史集中未容驟舉而家訓有成書則自北齊顏氏唐柳氏始其立有家之內治則宋司馬公暨袁君載所著爲甚悉理精而事切貞可貽訓於來世是雖亦家之云而豈姁姁私言專爲其子孫計哉傳曰家齊而後國治一正家而天下定其理如此柰何世之君子德不足以厚風俗禮不足以範人倫

閨闈之政已難稱於庭墀宗族之法每歎聞於閭里噫若人也身與口違骨肉未免扞格言何有乎訓訓何有乎家吾未見其教子能正而有孫謀之可貽也

○春嘗錄先民遺言爲一冊有笑者曰三皇五帝三代之事夫子刪削之餘不可攷矣史傳雜家所載出秦火之後何由得之而吾子欲辨而成編太康中南州橋下鶴語耳其可據乎余曰古人信疑皆傳吾信其可信者疑其可疑者無使其無傳焉耳若任一己之耳目而削千載之籍使後之人不知信疑之所在吾何敢哉

○幼時讀書頗曉粗處胸中今古間於筆下發之登第後巾笥長物不忍棄遺愚非自期見識直如是也將以準之他日論著或有進與否耳不圖十七年來奔走南北患難之餘心形兩憊今年紀曶曶日當過中念韓退之所謂道德媿懼薰灼未見其可而文字間視前亦寖弗逮所謂聰明又可知矣北上舟中奉親有暇檢點舊稿有曰子元案垢者亦往所未棄之一物因并後所得殘墨賸楮錯而帙之成十卷或問此瑣屑語吾子隨意漫題初無次序統例既謂之案垢即不在文字取列而今復不忍棄遺何爲曰愚又將以寓余媿耳夫物不新必日垢而案之垢必日當去案用於書室其垢惟筆墨之所加比飲食狼籍食必一滌雖不因而亦不免於一日一滌拂也愚茲乃余字焉而重垢余楮冊安在人其

不余垢耶愚他日倘進于是所以滌拂是垢以去是媿未可知也正德己巳八月之社日何孟春書

○群方續鈔春於群書中所得之方鈔而傳之以續瓊山丘先生之所鈔者也蜀唐慎微考諸方書及經史子傳佛道藏書藥方醫論而附于本草之末爲類證摭拾多矣瓊山所鈔則慎微前之所遺而後來人事之既驗者春之續鈔又瓊山所遺後人欲志慎微之爲其不有取于斯乎瓊山鈔方自序感暇日記避難止小兒哭法而成其帙春於續鈔蓋亦有爲今歲兩淮三吳浙東西民饑道殣相藉陶學士大道丸方可施也往歲江西湖南民苦疫甚蘇學士聖散子方可以收效而人弗知也

春茲寔致意焉又其附書四方事頗涉異然冥應靈契氣通理感殆有未可誣者覽者定不迂之若類證後名家諸方則醫學多所刊行專門有成書在春何與哉弘治甲子歲十月二日燕泉居士云

正德庚辰春任巡撫雲南等處都御史時爲軫恤民患事照得當職往年見故閣老瓊山先生群書鈔方因憶諸家書中方尚有遺如宋陶學士大道丸方可以禦阻饑蘇學士聖散子方可以消疫癘二公皆目覩功効在當時手書文字示後世而拳拳焉者當職深感于秉既試良驗遂併佗凡所記鈔而刻之用傳所在同胞載廣前賢美意比奉簡命來至實攜是帙自隨詢問疾苦之餘又知府州外遠夷羅去處俗尚鬼而疾不服藥地饒瘴而居鮮聊生家且仍多蓄蠱之人人且常多被毒之事重發帙內則洪學士治蠱毒方亦在前二方次與堅志載沈師道爲福州日嘗揭石以告人云入閩不可不知彼時雲南非宋版圖故故所言止此今日茲地其可不知此亦當職切惟政貴養民惠無不而宜忽功能及衆恩曷私之尚嫌況仁人之言昔已著利博之用凡一命之士皆當存愛濟之心所據前項帶來

方卻速御士民如竟聞者何雲南布政使司時發去群方續抄一冊題曰小書發各府同二司抄寫回籍一本俱令掌印官共掌時常巡歷各屬倘門各一本民間會切掌印官共掌時常巡歷各屬倘有疾病與士庶人等看病用藥如遇方藥不效者許令醫生改換別方調治務要痊可不許推故不醫及將藥餌減剋分兩如違重治其藥材須要眞正不許以假充眞以陳易新違者一體治罪其有軍民患病無藥可買者官為給與若貧窮無依者仍給棺木埋葬其有軍民患病無藥可買者官為給與若貧窮無依者仍給棺木埋葬其有軍民患病無藥可買者官為給與若貧窮無依者仍給棺木埋葬